

「民國專題史」叢書

俄國文學史

本書系作者在美國波士頓主持俄國文學史講座的講演稿，介紹了俄國作家普希金、萊芒托夫、果戈爾、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包括民衆作家，以及俄國戲劇、政治文學、諷刺文學、藝術批評等。

展，而且他的主要之論點也祇止於敘述一些君主和將軍的事蹟與他們建國的在俄羅斯作家們中間所常有的力。他的許多詳細的本身却就是一件歷史的工作，含了很豐富的關於俄羅斯歷史之材料，並且也啓示給一般的讀者。中世紀裏許多的獨立城市共和國；比他在本文中所寫出的却是更為有趣的。這裏別的創立者，而他却也指示了俄羅斯史上一個極得知道的過去。除此，

周 蓓 主 編
（俄）克魯泡特金 著 郭安仁 譯
河南人民出版社

俄國文學史

本書系作者在美國波士頓主持俄國文學史講座的講演稿，介紹了俄國作家普希金、萊芒托夫、果戈爾、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包括民衆作家，以及俄國戲劇、政治文學、諷刺文學、藝術批評等。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俄國文學史 / (俄)克魯泡特金著；郭安仁譯. —
鄭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6. 10
(民國專題史叢書 / 周蓓主編)
ISBN 978 - 7 - 215 - 10488 - 4

I. ①俄… II. ①克… ②郭… III. ①俄羅斯文學 -
文學史 IV. ①I512.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56660 號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地址：鄭州市經五路 66 號 郵政編碼：450002 電話：65788063)

新華書店經銷 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 / 16 印張 33.75
字數 290 千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 220.00 圓

出版前言

中國現代學術體系是在晚清西學東漸的大潮中逐步形成的。至民國初建，中央政治權威進一步分散和削弱，加之新文化運動帶給國人思想上的空前解放，新學的啓蒙，新知識分子的產生，民國學術如草長鶯飛，進入一個自由而蓬勃的時代。中國傳統學科乃中國學術之根基與菁華所在，民國學人采用「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之方法，引入西方的學術觀念，積極改造，使史學、文學等學科向現代學術方向轉型。此外，大力推介西方社會科學的新學科和自然科學，在學習、借鑒乃至移植西方現代學術話語和研究範式的過程中，逐漸建立中國現代學科，使中國的學科門類迅速擴展。一時間，新舊更迭，中西交流，百花齊放，萬壑爭流，開創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源頭。

伴隨知識轉型和研究範式轉換而來的，還有學術著作撰寫方式的創新。中國古代的著作向來以單篇流傳，經後人整理匯編後，方以成冊成集的面目出現並持續傳播。直到十九世紀末，東西方的歷史編撰體裁不外乎多卷本的編年體、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等，章節體的出現標志着近代西方學術規範的產生和新史學的興起。章節體具有依時間順序，按章節編排；因事立題，分篇綜論；既分門別類，又綜合通貫的特點。以章、節搭建成論述之框架，結構分明，邏輯清晰，較傳統的撰寫體裁容量大、系統性強。它的傳入，使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從內容到形式被納入了全球化的軌道。民國時期專題史的研究、譯介、編纂、出版恰恰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欣欣而發，是學術的實驗場，也是歷史的記錄儀。編選「民國專題史」叢書的初衷正是為了從一個側面展示中國學術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歷史進程。

專題史是對一個學科歷史的總結，是學科入門的必備和學科研究的基礎，也是對一個時代艱深新銳問題的回答，是學術研究的高點。民國專題史著作中，既包含通論某一學科全部或一時代（區域、國別）的變化過程的，又囊括對一時代或一問題作特殊研究的，還有少部分是對某一專題的史料進行收集的。原創與翻譯并重，翻譯的底本大多選擇該學科的代表著作或歐美大學普及教本，兼顧權威性和流行性，其中日本學者的論著佔據了相當比

重。日本與中國同屬東亞儒家文化圈，他們在接納西方學術思想和研究模式時，已作了某種消化與調適，從思維轉換的角度看，更便於中國借鑒和利用，他們的著作因而被時人廣泛引進。

與當代學術研究日趨專業化、專門化、專家化的「窄化」道路迥乎不同的是，中國傳統學術崇尚「學問主通不主專，貴通人不尚專家」的通識型治學門徑，處於過渡轉型期的民國學術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這種特徵。民國學術大師諸學科貫通一脉，上千年縱橫捭闔之功力自不待冗言，外交家著倫理政治史、文學家著哲學史、化學家著戰爭史等亦不乏其人，民國專題史研究呈現出開放、融通、跨界撰述的特點。與此同時必須看到，自晚清以來，中國的命運就在外侮屢犯、內亂頻仍的窘境中跌宕彷徨，民族存亡彷若命懸一線。這股以創建學科、總結經驗、解決問題為指歸的專題史出版風潮背後，包裹着民國學人企望以西學為工具拯民族于衰微的探索精神，及以學術救亡的愛國之心。梁任公曾言：「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這種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歷史使命感和國民意識是今人無法漠視和遺忘的。

「民國專題史」叢書收錄的範圍包括現代各個學科，不僅限于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分類以《民國總書目》的分科為標準，計有哲學、宗教、社會、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藝術、教育、語言文字、中國文學、外國文學、中國歷史、西方史、自然科學、醫學、工業、交通共16個學科門類。本叢書分輯整理出版，內不分科，單本發行，方便讀者按需索驥。既可作為大專院校圖書館、學術研究機構館藏之必備資源，也可滿足個人研讀或興趣之收藏。

與目前市場已有的一些專題史叢書相比，「民國專題史」叢書具有規模大、學科全、選本精、原版影印的特點。本叢書選目首重作者的首創、權威和著作影響力，尤其注重選本的稀見性。所謂稀見，即建國後沒有再版，且多數圖書館沒有收藏，或即便有收藏，也是歸于非公開的珍本之列予以保存，普通讀者難以借閱。部分圖書雖有電子版，但作為學術研究的經典原著讀本，紙質版本更利于記憶和研究之用。本叢書精揀版本最早、品相最佳的原版圖書作為底本，因而還具有很高的版本收藏價值。

「民國專題史」的著作是民國學者對於那個時代諸問題之探究，往往有獨到之處，無論其資料、觀點短長得失如何，要之在中國現代學術史的構建與發展進程中，自有其開宗立論之地位。

著者序言之一

再版序言

西方的讀者，當他初認識俄羅斯文學時，總是深深感印着牠的普遍的悲哀與缺少生命的歡愉和生存的快樂。這種印象是很對的：在俄羅斯文學中鳴奏着一種沉重的悲哀音調；而且甚至於我們的詩人和小說家如普希金，哥哥里或契訶夫，也是一樣的，他們初期的作品都曾充滿了青年的愉快，但是不久以後快樂便藏沒了，而悲哀便更代了牠的位置。

俄羅斯文學的此種特性是常常如此地被注意着的，而且因為同樣的特質也流行在俄羅斯的與南斯拉夫的民歌中間，所以愛好的解釋便是，抑鬱與悲哀爲「神祕的斯拉夫靈魂」所特有的氣質。有些人甚且還可以從牠們中間看得出一種「東方民族」的特性來。

現在暫且放下那些對於「種族」的生理學上的猜疑，與那種「神祕的靈魂」的不成解說之解說，此種解說祇不過把這事實另外調換了一個面子而已，但是，俄羅斯民族自己之歷史，蒙古族，韃靼族，土耳其族偕着他們的不斷的殺戮與掠奪而侵入，與那殘忍的自然，廣闊的平原，無邊的森林，與夫後日的農奴制度之苦鬥——祇這些已經不得不遺給俄羅斯的

民性以深的悲哀之痕跡了。

然而，因為同樣的緣因，各國的民歌，也具有同樣的悲哀的痕跡。但是，在西歐，寫述文學便已即刻從這種早期民間文學的降順之中解放出來了。所以，正當地說一句，問題便是如此：為什麼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仍然是停滯着在此種悲哀而抑鬱的特質之中呢？

這個問題，我在本書許多短短的傳記之中已經說及我們的許多主要作家的艱難的命運而給與了一個某種的答覆了。雖然我還沒曾特別說明俄羅斯文學生涯的這方面之狀況，但是，許多被幽囚，被放逐，或被壓迫着去做苦工的俄羅斯詩人和小說家們的可駭怕的百分，却早已引起了一位本書的初版的英吉利批評家的注意了。十九世紀中，我們的文學界（老實說，連我們整代的「智識界」也在內）所忍受的迫害，當能對於我們的文學的缺少人生的真正快樂給與一個充分的解答。

但是，在我們的文學中，還有一種更特異的姿態，應當使西方的讀者們注意。那便是，在俄羅斯的藝術作品，文學批評和科學裏面，我們都可以感覺一種深根的內在力量之存在——這種力量，永遠也不會屈服過，而且，雖然是有了層層的鎖鍊，但牠却仍然時時在俄羅斯的讀者面前留存那種人類的高尚的理想，高尚的志向，使他們可以時時記取，真正的幸

福，是祇有加入爲求得高等形式的人類發展的奮鬥然後始才可以得着的。

在本書第一章裏，我已經講到那降臨到共濟會友諾維可夫，基督教的神祕者拉勃生與政論作瓦拉狄斯契夫等人的艱難之遭遇；但是，我也可以把那整個時代的「智識界」，是如何地同時受着摧殘的情形說明了出來，是如何地立意地要剷除那種英吉利的十八世紀哲學家，法蘭西的百科全書派與法蘭西的大革命的思想，而如何地日耳曼的形而上學家雪林，費希德，黑格耳等人的學說便因此深入了進來，以相代替。自從那時候起，迫害與摧殘便是沒有間斷的，每大約二十年之中，便取着一個特別銳利的性格，全代的著作家和思想家，看着他們的智識之領袖被捕，被放逐，或被迫着去作苦工，而其餘的也處在同樣命運的威嚇之下。普希金，奧杜埃夫斯基與萊涅夫（即所謂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黨，他們的不幸的命運我在本書第二章中說過）的時代，繼續着的便是一八四九年彼得拉雪夫斯基「結社」的事件，爲的是在那兒討論着法蘭西社會主義者歐利葉，卡白與比埃勒魯的思想。結果便是另外的一整代的人，有杜恩托埃夫斯基，批評家伯林斯基和焉伊可夫，諷刺家雪德林，詩人布勒斯契葉夫與許多後來在解放農奴運動中做着很重要的工作的有名人物，一齊都被斥爲危險的反叛同謀者而被捕了，有的判定死刑，有的送去做苦工，有的被放逐到遠處去。

經過了一個時期的相當自由以後，一八六三年的大殘害便來了，而由這個殘害便開始了對於文學，藝術，科學以至於各個大學校無有間斷的迫害時代，這時代延長着下去，一直到一九〇五年。在這些年代之中，幾乎每一個青年的著作家都要嘗一嘗監獄或者流放的生活，而且在這個時代裏，每一個智識者的家庭中間，幾乎總有他們的朋友或者親屬是坐在監獄中或者流放在外面的。

在這和年代中，一切的生命的歡愉從文學之中失去了，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一個小說家，當他在無論何處也見不着幸福的時候，他怎麼會描寫得出在這美麗世界的生存的幸福呢？契訶夫的悲哀的譏諷與高爾基的發怒的反抗，乃正是實際生活之必然的表現呵。

但是，雖然在這種的黑暗情形之下，俄羅斯的文學却還是忠實於牠的使命的。雖然在嚴密的檢查的刪削與萬能的國家軍警的威嚇之下，牠却還是保持着牠的內在的力量，牠的生命之活氣，以及牠對於歐羅巴文明重大問題之討論的能量。托爾斯泰，以他的廣大的人道主義，祇不過收拾了自諾維可夫、拉狄斯契夫時代以來便已為我們的優美作家們，無分於哲學的或宗教的信條，所保持得生動着的那種俄羅斯文學中的向上的呼號。

現在，歐美各國都有廣大的需求，欲深確地知道俄羅斯的文學，這個，確實不是祇獨認

識我們的幾個大小說家便可以了事的。我希望，這種希求能夠擴充到我們的「民衆小說家」並且注意到他們的理想，也要注意到在本書上所提及的許多次流的作家；同時，也應注意到與俄羅斯的文學攜手並進的俄羅斯藝術，以及俄羅斯的歷史與科學。那自然是顯明的，在這些智識生活的表現之中，俄羅斯也很多得力於西歐的文學，藝術與科學。但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却永遠是保存着他自己民族性的深痕，並且，正如西方的讀者們所知道的，俄羅斯的藝術作品，是自有俄羅斯特性的。

還有幾句話。當準備着這一次新版的時候我初本決定加入一章專門論及我們當代的作家們。但是在最近的二十五年之中，新上前來的作家，各個都有各個的新的文學派別，設使要以正當的方法說去，非再作出一本新書不可。狄克丹派，印象派，近代派，以及其他許多新的派別，在俄羅斯的作家之中，很多的都是有了特異的天才的，如巴里蒙，安德列夫，梭羅古勃，維勒沙埃夫以及其他許多的人，並且，這些革新者的出現，都是與近二十五年以來俄羅斯的政治生活有了密切的連帶關係的，所以，這些文學上的新派別，也必須與近年來的主要事件一同討論。我們祇須一參看文格洛夫教授的二十世紀俄羅斯文學（一八九〇——一九一〇）中各派代表人物的自傳，我們便可以知道新興潮流還多是源出於俄羅斯的，不祇是因

著者序言之一

爲西歐的影響，而俄羅斯生活本身的事件的影響，實在還更大一些。所以，我便不能不拋却了以幾頁來討論這個有興趣的題目的意見，但我也必須介紹給讀者們，關於這種近代文學之起源的普遍的概念，除上說的文格洛夫教授的著作以外，對於這些新興的星座的小說家與詩人們的作品之本身，也都是應當注意的。

一九一六年，五月，布萊頓。

著者序言之二

初版序言

本書原是我一九〇一年三月在波斯頓的露渥兒學院中關於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八個連續的講演。

當我接受着去演講這個題目的邀請時，我自己充分地感覺得在我的前面的難處。對聽衆們講演或對讀者們寫述一種文學，而這種文學同時却爲他們所不大明解，這個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俄羅斯的作家之中，曾正式地被介紹過了的和完全有過了英文譯本的，祇不過三四人而已；雖然有些祇須提起其中的一二小段便可以立即把牠們的全部特色都表明出來的詩篇或小說，我也必得來詳細地敍說一回。

然而，困難固然儘是很大，但是這個題目却也是值得努力的。俄羅斯文學是獨創的詩歌思想之富藏。牠有舊老文學所不及的清新與青年的氣概。並且，牠對於一般厭惡了文學的雕琢的人們，特別有一種誠實與簡單表現的吸引。而且牠還有一種特別的性質，便是牠能夠在藝術（詩歌，小說，戲劇）的領域以內，引入了幾乎各種社會的，政治的問題，這種問題，

在歐美，至少在我們這一代，大半祇是在當時的政治文學中討論，而鮮有涉及於文學的。

任何一國，文學影響的地位沒有如在俄羅斯的同樣地高的。在別的地方，也不會見過文學能影響於青年的一代的智識發展如此其直接而深邃。屠格涅夫的小說，甚至於許多不很有名的作家們的小說，便是近五十年來俄羅斯青年的發展之真正的階石。

文學之所以能在俄羅斯發生如此其大的影響者，其原因是很顯明的。在俄羅斯，從來未有過公開的政治生活，除了廢除農奴制度的幾年以外，俄人從不曾允許在國家制度的建設上有過甚麼活躍的行動。結果，國內的許多優秀的心靈，便選擇着詩歌，小說，諷刺，或文學批評，以爲發洩他們的想望，他們對於民族生活的觀念，或者他們的理想之媒介。欲知道俄羅斯的政治的，經濟的，與社會的理想，不是要去翻那藍皮書，也不是要去看那新聞時評，却是要走向牠的藝術作品——俄羅斯社會的歷史創造者的呼號。

在這本書的限度以內，我當然不能把俄羅斯文學這麼廣大的一個題目談得十分詳盡，我祇能把我的主要注意點集中於近代的文學。早期作家，直至普希金，哥哥里——近代俄羅斯文學之創立者——我都祇能作一個很簡單的介紹敍述。其次便談到詩歌，小說，戲劇，政治文學，藝術批評中各個代表的作家，而在他們身旁我也列出了許多次要的作家，其中最要的

也略略敍述。我深知他們每一個都代表著一種個獨的性質，而很值得知道的；甚且有許多不出名的作家，他們有時在表現著某一個時代的思想之潮流的時候，比他們同時的許多知名作家還更為成功；但是，在一本祇預備對這題目給與一個廣泛而大概的觀念的書本裏，我所追著這個計劃便不得不如是了。

文學批評在俄羅斯一向是非常發揚的，本書的觀點定然是受以下各大批評家的影響不少——伯林斯基，柴里雪夫斯基，杜布洛魯波夫和皮沙勒夫以及他們的現代的追隨者如米哈伊洛夫斯基，亞森尼埃夫，斯加比契夫斯基，文格洛夫等。關於同時代作家們的傳記參考，我深深得助於文格洛夫氏的關於近代俄羅斯文學之傑作與那八十大卷的可稱讚的俄羅斯百科大辭典。

我趁此機會，也對我的老友李卡黑斯君表示我誠心的感謝，他為我校對了手稿，又校刊了全書。

一九〇五年，一月，於康德之布洛蒙萊。

譯者的 NOTE

(1) 原著作者克魯泡特金，是宏博的學問者，也是熱情的革命家，名字是太熟識了，用不着甚麼介紹。主要的著作除本書以外還有麵包掠取，近世科學與安那其主義，互助論，田園工廠手作場，倫理學之起源與發展。上面所提的書都已有了中文譯本，除互助論外，其餘的都是自由書店刊行的。自敍傳一個革命者的回憶也有巴金的譯本。

(2) 至於本書的介紹，也是早就有人做過了。不過，在目前，對於這樣的一本書是答覆了一個實際的需要的話，總是不容有所懷疑的。我們幾乎是整個地有了屠格涅夫和契訶夫；托爾斯泰和杜斯托埃夫斯基大約不久以後也會被我們完全地有了。至少對於他們的理解我們是缺少着有力的指引的。說到應當有一種俄羅斯文學的空氣來救援我們的文學，那麼，需要的急切之程度是更不待言的了。

(3) 譯文原是應自由書店之請為克氏全集之刊行而作的，於一九二八年春間以一月的工夫倉卒譯成。因為自由書店與印刷局的糾葛，所以除了那已經印成的部分以外其餘的第一次

的譯稿都被印局沒收了，並且自是以後自由書店也放棄了全集刊行的工作。這一次的譯文是最近就前次印出的部分加以修改，並且將其餘的部分補譯出來而成功的。

(4) 在第一次繙譯本書的時候像時下所流行着的儘量的直譯似乎還沒有出現，所以本書的譯法雖然是「直」的，但是還沒有儘量地直。不過，因為前後部分的繙譯時間相隔幾乎有三年之久，前後不能一致的地方終是有的，這個要請讀者們原諒。

(5) 錯誤及遺落的地方不能担保沒有，雖然在這一回繙譯完了之後我對着原文將全部校對了一次。希望有讀者們的指教。

(6) 譯文根據的是英文本，譯時間亦參攷馬場孤蝶等的日譯本。

(7) 對於借給我倫敦出版的英文本的幼葭兄，借給我日譯本的曉天兄，為我看過或者抄過原稿的許多朋友，以及刊行本書的重慶書店，我一一表示我的感謝。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泉州之武廟。

俄國文學史

目 次

著者序言之一

著者序言之二

譯者的 NOTE

第一章 導言.....

.....「——五二」

俄羅斯的語言——早期民間文學——民間故實——詩歌——*Sages*——伊哥爾侵伐之歌——年史——中世紀文學——蒙古族之侵入：其結果——約翰第四與古勃斯基間之通信——教會之分裂——亞夫華干之回憶錄——十八世紀：彼得一世與其同時代者——德勒狄亞可夫斯基——諾蒙洛索夫——蘇馬